座椅

文｜宿非珍

立秋过后还有一伏，早晚凉快，白天太阳出来后，热气兜头而来，天气依然闷热。出门等公交，随着人流上车，自觉地空下前面的专座，向后走去。我走到一个中年女人的旁边，挨着她坐下。车上乱哄哄，彼此间隔着一步的距离，也能感觉对方呼出的热气，游移到自己身上，与体温结合，便觉热不可耐，这也许就是传说中的“秋老虎”。

公交车慢慢驶出，一对老夫妻坐在前面一个空座上，挤在一起，愈发显得拥挤。老太太刚刚落座时，不软不硬看了我一眼，从她的眼神里，我不明白那独具“中庸”眼神的内涵。她的脸扭向窗外，把烫着大波浪卷的后脑勺留给我。天气炎热，中途再遇堵车，心里便烦躁不安。老太太不经意地用手撩拨贴在脖颈处潮湿的发根，却让我窥到发根处突然飞过来的“白蝴蝶”。这一头美丽的如意卷，暗藏着发根处不平凡的涌动。窗户开着，却没有风。

有风就好了。

公交车没坐几站，上来一个抱孩子的女人，我的屁股沉甸甸，好像孩子忽然坐在我的腿上。当我拽着头顶的扶手，却发现过道上，有一股风正曲折地穿过狭小的缝隙，撞向我，然后不动声色，又去向别处。我寻找源头，驾驶室小风扇呼呼地扇着，一路逶迤而来。路面因几日前的暴雨，造成凹凸不平，每个人像是坐着过山车。

上来一群孩子，叽叽喳喳，横冲直撞。腰被他们撞到了，小脚狠狠地踩在我的鞋上。我站到了那对老夫妻的旁边。老太太脸上的美白产品涂得过多，与脖颈处形成鲜明的对比。顷刻间下颚处豆大的汗珠滚落到脖颈处，她从包里迅速取出一把折叠扇，快速地在胸前扇动。炎热不仅给人带来烦躁，还会让人微醺。透过她漂浮的外衣，干瘪的胸型一露无遗，身体带出一股酸涩的味道。她回过头来，轻轻在老伴面前扇了两下。老头摇摇头，把扇面推向她，一种怜爱的神色望着面前的老伴。

老太太合住扇面，把身子向座位前挪了挪，留下二分之一的座位给老头，自己弯曲着胳膊，压在胸前，双手紧紧握着前座的后背，手上的镯子支在靠背上，留出的空隙显出老人满是褶皱的手臂。她看看窗外，再回头看看身边的老伴，脖子上的珍珠项链，在她每回一次头的瞬间，被脖子和肩膀深深挤压，如一个鲜明的疤痕，凹凸有致镶嵌在那里。每一次回头，她都努力把身体直立起来，好像要把全身的精力集中成一根线，好空出更大的空间，让老伴可以把整个身子挪座位上来。此时，老头的半个身子悬在座位下，两只手分别搭在前后座背上，把老太太围成一个半圆。让外人看来，像一个表演杂技的黑猩猩挂在双杆上，仿佛一不留神就会从杆子上掉下来。

这是一对人到老年的夫妻。天气炎热，两个人坐在一张单人座椅上。从两个老人相互的关爱上流淌出的是相互的关心，爱护与依赖，更多的是无微不至的亲情与感动。我常常看到街巷里的老人，一个走不动，另一个用全力搀扶行走。也许在他们的人生里，一切美丽繁华都如过眼烟云般逝去，能和老伴坐在阳光下、老树下晒着太阳，看着儿孙绕膝，就是当下最幸福的事。

此时，正好赶上放学，只有任孩子们在整个车上飘来荡去。他们脖子上挂着校牌，公交卡在胸前晃荡。肉嘟嘟的小手，急切地寻找一个占地好、通风好的位置，在老人背后的扶手上摩挲来摩挲去，即使自己已经站定，还不忘招呼协同一起上车的同伴，“这里来，这里来”。一个急刹车，没有把牢扶手的孩子，又重重撞在我怀里，脸上淌下的汗珠趁势抹在我的胸前，无奈地看着他们，又不免羡慕，这样的年纪。

打煤糕

文｜成石

过去住排房宿舍的时候，冬季取暖家家都要生火炉子，火炉子烧的燃料大都是煤糕。我家住了二十多年排房宿舍，生了二十多年火炉子，也烧了二十多年的煤糕。

过去太钢每年供给职工生活用煤，都是一些泥煤、二洗渣等。泥煤就是焦化厂洗煤洗出来的煤粉，二洗渣也是洗煤洗出来的煤石渣，有煤块也有石头，洗出来的好煤用来炼焦，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嘛！用泥煤做饭取暖，煤烟太大，呛得人受不了；用二洗渣烧火，炉火烧不旺，做饭做不熟；如果将二者掺上少量烧土，搅和起来打成煤糕，用它取暖做饭炉火很旺，煤烟也不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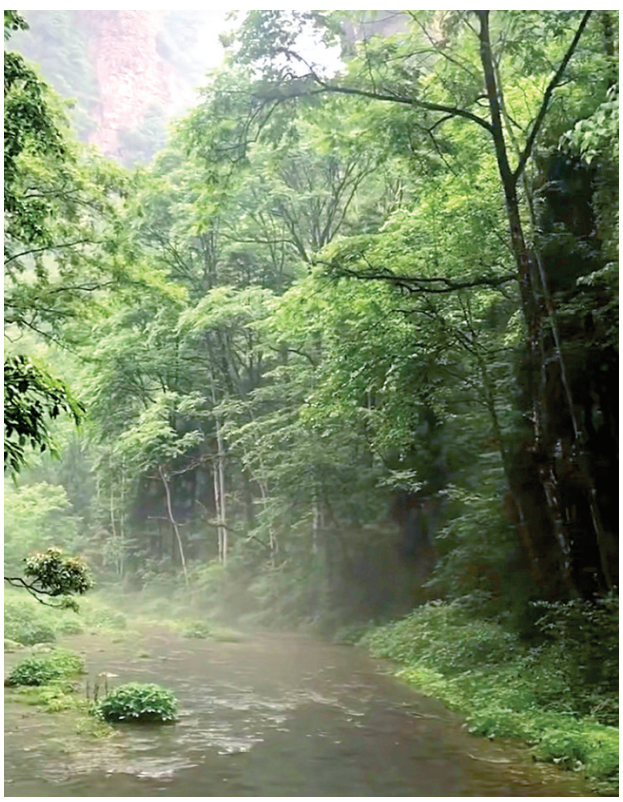
秋季是居民们打煤糕的季节。秋高气爽，很少下雨，这种天气打煤糕既凉快，又容易晒干。但是，打煤糕需要场地，这块场地既要把煤粉和成煤泥，又要晾晒打好的煤糕，没有宽敞的地方是打不成煤糕的。排房间虽然有一条通道，有居民盖的小厨房，还有各家的煤堆、杂物，窄小的通道哪有地方打煤糕？居民只好占用宿舍的几条马路打煤糕。那马路很宽敞，能对开两辆卡车，在马路一侧打煤糕，也不会影响交通。但家家户户一蜂窝似的上马路打煤糕，马路上哪能放得下？于是，人们就半夜捷足先登，来到马路上，用泥煤划出一块块或长方形，或正方形的格子；这些格子有十几平方米的，也有二十多平方米的，格子的大小表示了打煤糕的数量。别看这些格子划得不规则，却表明这格子有主了，谁也不能再占这地了。有一些格子中已经堆上了煤，这一堆堆煤将在格子中摆出美丽的图案。

我家也准备打煤糕了。半夜时分，父亲来到马路上，用泥煤块划了一块地方，这块地方不大，能晾晒一百多块煤糕。清晨，秋风徐徐，我和父亲把煤拉到划好的格子中，这煤有泥煤、二洗渣和烧土，搅匀了浇上水，准备和煤泥。和煤泥可是一个力气活，以前都是父亲和煤泥。那年我15岁，想尝一尝和煤泥的滋味，刚拿起铁锹，父亲却说，“平儿，这是力气活，你身子骨还没长成，不能干这活儿！”我撅着嘴，不乐意地放下铁锹。父亲不理会我的感受，抓起铁锹和起了煤泥。父亲是太钢焦化厂干体力活的工人，身强力壮，依他的话说，这点活儿算个甚！一支烟的功夫。父亲叼了一支烟开始和煤泥。果然，父亲刚抽完一支烟，煤泥就和好了。

和煤泥也有技巧，这煤泥和得不能稠了，也不能稀了。稠了搅不匀泥煤和烧土，没有黏劲，打下的煤糕是酥的；稀了打的煤糕不成形，别人也会笑话，“懒汉和稀泥”。父亲和好了煤泥，煤泥和得匀，既不稠也不稀，正好打煤糕。

父亲坐在小凳上休息了一会儿，我们继续打煤糕了。父亲在划下的马路上摆下煤糕模，这煤糕模是长方形的，是用钢板焊成的，两端焊了两个耳子。我的任务是用铁锹铲上煤泥，放在模子里。父亲蹲下身子，用抹灰的小铲子，把煤泥填实抹平，然后手握耳子，把模子提起来，一块煤糕就打好了。接着，我又铲来了一锹煤泥。父亲又是填实抹平提模子，又一块煤糕打好了。如此干到上午八点多钟，一堆煤泥变成了一百多块煤糕，整整齐齐地摆在路面上。父亲站起来直了直酸困的腰，长年累月的体力劳动，父亲的腰有点驼背了。我轻轻地捶着父亲的腰，心疼地说，“爸，您累了，明年让我打煤糕吧？”父亲笑着说：“不咋，这点活算个甚！再过几年，你就能替爸爸打煤糕了。”父亲说着，又点了一支烟，悠闲地吸了起来。

我环顾四周，马路上热火朝天，有的人家正忙着打煤糕，有的人家已经打完了煤糕，坐在马路边抽烟喝茶。那煤糕整整齐齐地排列在大小不一的格子中，像披上黑色盔甲的斗士，列着各种各样的方阵，向寒冷的严冬冲锋……



雾中仙境 彭丹 摄

科技殿堂 郝晋凯 摄

岸边感悟

文｜杨福平

夕阳西下，阳光把汾河岸边的芦苇荡照得一片金黄，岸边高的杨树柳树，低的卫矛丁香，全都懒洋洋地享受这一天里最后的温暖。长长的麦冬草已经转黄，只有水栒子、金银木等灌木上结满了红宝石似的小果子。岸边一片火炬树林绽放着红霞，让本就五彩缤纷的汾河岸更显靓丽多姿，只是随着夕阳西去，那一片激情燃烧的火渐渐熄灭了。暮色，笼罩了高高的杨树林。

一阵秋风袭来，干燥枯黄的杨树叶再也无力牵住母亲的手，飘落了，那半空中纷纷扬扬旋转的身姿，就是它们凄美的谢幕演出！

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。冬天来了，它们也走了，任谁也无法挽留。人何尝不是如此，不管怎样，终归要离开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。对于茫茫人海，我不过是沧海一粟，有我不多，缺我不少。对于单位，我也像一块铺路的石子，砌墙的砖，哪里需要哪里搬，在平凡的岗位上发挥着自己平凡的作用。可是对于父母，我是他们心中的宝；对于儿女，我是孩儿头顶的天；对于丈夫妻子，我是他〈她〉坚强的依靠，此时的我又多么重要！

夕阳下，冬风起，落叶飘，回家吧。回家了，经得起风吹雨打，经得起命运煎熬，我很普通，但我很重要。时光如梭，岁月静好！

本报地址：太原市解放北路83号 邮编：030003 总编辑室：2134396 2134387 采编一室：2134392 采编二室：2134385 采编三室：2131501
采编四室：2136012 新闻管理室：2134149 摄影室：2134966 广告专线：2132630 广告许可证：晋工商广字 1401004000049 太报传媒有限公司印务公司承印